

因无法抗大局未积极反垄断 蔡添强否认在野党承担恶果

作者 / 本刊陈慧思 Jul 16, 2010 11:34:06 am

专访蔡添强（媒体篇，下）

【本刊陈慧思撰述】人民公正党策略局主任兼峇都区国会议员蔡添强认为，政权和政党可以冷待甚至杯葛媒体，只要承受这么做的后果。蔡添强冷待《星洲日报》，随之而来的是《星洲日报》排山倒海的攻击，他是否认为自己走错棋了？

他答道，他此举并非要跟《星洲日报》搞对抗，他只是认为在野党有权利保护自己，因此他不打算把此事升级成为全面开战、对决。“他们动用这么多评论者去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也没有讲我们需要去回应。”

“回到我们要传达讯息给群众。公正党很习惯在敌意很重的媒体空间里面生存，如果一个报章因为这样的言论而作全面杯葛和打压，这它需要向它的读者交代。”

“如果某一个政治家讲了不中听的话，而开始crop（剪）掉他的照片、不出他的文告，让他在媒体里面消失，那么回到，就是你是不是committed to（决心捍卫）知情权咯。”



他说：“现在你出战的理由是政治家打压媒体、打压知情权，如果你用同样的手段来报复，那已不是我和媒体之间的问题，而是媒体对读者的责任。他（意指《星洲日报》）说我否决读者知情权是不对的，那么如果是用同样的手段来打我的话呢，我想应该由读者和其他媒体去评判，这是一个理智的行动吗？”



在蔡添强宣布“冷待行动”之后，《星洲日报》即刻以“打击言论自由、捍卫读者知情权”的论点猛烈反击，可是事实上，该报有过许多打击读者知情权的记录。

该报在2001年的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事件、2006年的反垄断运动中低调处理、过滤甚至封锁新闻，到了今天主张反收购、参与罢写的评论人如陈亚才、黄进发（左图）依然遭到该报封杀，及至凡是有他们主讲的讲座会新闻，他们的名字都会以“等”的“代号”出现，且讲座会的照片皆凑巧地切除了他们的身影。

《星洲日报》的封杀行动不只限于罢写评论人，988“早点说马”节目主持人迦玛亦遭到该报封杀。该报在冷待事件上高喊“捍卫读者知情权”的同时，在7月7日报道迦玛有份主讲的“2010：马来西亚经济破产？”讲座时，只字不提迦玛，在交代主讲人身份时，只以“等”字取代迦玛的名字。

民联领袖较重视星洲

记者探问，蔡添强的“冷待行动”包括“在一个月内不给《星洲日报》独家新闻”，这是否表示他之前给了该报很多独家新闻？

蔡添强答道：“不是很多独家，因为我觉得我对任何媒体都没有太大的敌意。如果《星洲》很勤追我问的话，我都会给他。如果是它第一个打给我的，那么它可以先于其它报社打出来。很多时候它有这个便利。加上它的读者量大，不单单只是我，一般上公正党很多领袖或整个民联很多领袖如果《星洲日报》有要求，都会比较重视。”

他辩称：“这是因为政党需要媒体去发表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言论。”

记者指出，过去在野党因担心开罪强势媒体，影响自己的曝光率，而不敢就中文报业垄断的课题表态，他是否认同在野党现在承担了强势媒体反噬的恶果？

蔡添强回应：“我想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他沉吟了一阵，说：“媒体本身的权力和影响力很大，所以政府想垄断它，想藉着这个作为控制人民思维、情绪的工具，这是我们看到了的。当时是不是所有政党有没有尽全力阻止垄断，我想这个回到也是各自政党的衡量。”



他认为，冷待媒体、冷待某个记者并非最终的解决办法，最重要还是政党能否立法解决媒体垄断的问题。人们应该关注民联能否在执政后制定《反垄断法》，从根本上解决媒体垄断的问题，“个别政党或个人在个别事件上做的一些事情，我想这是没有影响大局的”。

“包括我自己受到打压，或某一些政党不敢批评《星洲》，或（政治人物）不出席《星洲》的宴会，这个只是比较小的、在策略上的安排。这些没有办法影响到媒体垄断的大趋势。”

承认没有积极反垄断

记者点出，其言下之意是，惟有在民联执政之后才可解决问题。事实上在2006年张晓卿垄断媒体时，大家已经知道垄断的恶果，为何当时在野党没有配合民间的力量，把讯息传出去？

蔡添强以坚定的语气回应道：“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不能说在野党没有做。到底是不是所有在野党做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不是在我的位置上可以批评的。第一，报变的时候我在甘文丁（记者：2006年张晓卿垄断的时候你已经出来了），这个我不觉得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动作。”

他表示，即使在野党当时有动作，亦无法改变垄断的趋势，“如果今天在野党有四个州的政权、有三分二国会议席（记者按：或是否决执政党三分二议席之误），



而没有办法提呈一个私人法案、没有集体离席、没有叫我们的政权至少象征性不订购垄断的报章，那个我们可以说，这个说当时没有做到”。

记者不满意他这个提法，反驳道，要是其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安华遭马哈迪革职时，大家同样觉得没法改变大局，马哈迪一样可以成功革除安华。

他回应：“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我不会觉得他们当时是错的。我不会对再益讲，当时你站在那里，而我蔡添强就要去做监牢，所以你没有道德地位跟我讲话，或你没有资格加入公正党，甚至到我不支持你竞选。”

“虽然我不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做什么，但是以一个政党而言，是不是做得很够，这个另类媒体有权利作出批评。这个是另类媒体的立场，他们可以批评，但是政党当时的决定，是出于整个策略的衡量。”

问道在野党当时的衡量是什么，他说：“我不记得我们有讲过不支持。”

否认在野党承受恶果

蔡添强表示，人民公正党当时有针对媒体垄断作出一系列的讨论，因此该党党员有出息当年在《星洲日报》报社前举办的反垄断烛光集会。他承认，该党当时确实没有在会议上谕令党员罢写四报专栏，将反垄断的立场推到极致，可是当时所有的在野党皆有表达反垄断的基本立场。

他认为，在野党可以检讨当时是否缺乏协调，但是他不认为我们可以因而作出“在野党今天承受媒体垄断恶果”的结论。



“我想整个局势回到还是媒体垄断的问题，不管在野党的态度如何，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看回来就是，在野党是否决意作出结构性的改变，这才是重点。”

2006年，星洲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控制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收购马华公会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有限公司的21.02%南阳报业股权，正式掌控我国六大全国性中文报章的其中四报，即《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报》。另两份由其他财团控制的全国性中文报为《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

在2006年，一群社运人士和社会人士发起反垄断运动。除了在《星洲日报》总社前举行烛光请愿活动，47个党团且联署“政商联盟压缩媒体空间，媒体法律改革刻不容缓”的声明，声促马华公会和张晓卿脱售他们的南阳报业股权予无党派买家，并呼吁国会尽速设立审议新闻自由的特选委员会，全面审议并改革管制媒体的法律。

当时的联署政党包括人民公正党、社会主义党、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社青团”）。尽管社青团榜上有名，可是其母会民主行动党并没有参与这次的联署。

点击：

专访蔡添强（媒体篇，上）[蔡添强回应星洲强势攻击 媒体杀伤力大未必处弱势](#)

专访蔡添强（个人篇）[咬警案公正党支持不足 蔡添强否认在党内势弱](#)

专访蔡添强（政党篇，上）[直选确保党路线不改 公正党引领社会思潮](#)
